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王大悅

雲居寺門右石浮圖銘
并序

李蒙

藉田賦

娥女泉賦
并序

上林白鹿賦

南有嘉魚賦

盧重元

沖虛至德真經序

李筌

黃帝陰符經疏序

郗昂

老人星賦

驪山傷古賦

蚌鷸相持賦

梓材賦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

崔頌

對大匠將改廳判

對夢得籬粟判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一

王大悅

大悅太原人

雲居寺門右石浮圖銘

并序

敘曰法所務善示儀生念物莫堅石留形則多伊童卅之
增沙彼豐家之巖寶不孟不季非泰非約建茲浮圖於門
右者鄭氏字元泰今范陽人也崇中宜利用廣蓋所以兼
仰正法惠浹多生俾臧與嘉不潰惟永迺竭產充賈罄工
剏竒璞散良効形都信美素璵鮮色皓瓊級之戔戔黃金

明輝爛寶層之擢擢東旭銜珠而更淨南風動鈴而不喧
神儀護門而雄雄威如聖象端室以穆穆允若庶幾乎上
帝萬壽先人百福夫蠢之類凡生之儔莫不覃茲利有如
是木易燼滅土亦塵散惟石之永瞻典有恒繫法之堅念
茲無替銘曰

高塔峩峩示延遐矚多生攘攘動善羣羣茲設茲刹無礙
無疆其福豐衍其資廣長彼石惟堅我性亦定永永不滅
視以知正

李蒙

蒙開元五年進士

藉田賦

揉爲耒耨爲耜取其象也遠矣農爲本食爲天惟其利也大焉聖人利器致豐躬親莫重於稼穡軌物勵俗敦勸克厚乎率先於以奉神祇昭報之誠達於以祈社稷孝享之德宣則躬耕之義也從古以然皇帝勤惟國本欽若人天所務惟農順動而取諸豫所寶惟穀時行而應乎乾洎正月之吉日將有事乎昊天列千官於近甸屯萬騎於遐阡當是時也其祭不戒而宿設其工職競以先後大禮備兮

和樂陳晉夫馳兮庶人走帝乃服蔥牂乘御耦我疆我理
禮正於三推必躬必親義存乎千畝四輔冢宰六卿近臣
大夫師長之族都鄙華裔之人聖有作兮萬物咸覩人胥
效今天下歸淳且圖匱者於其豐防儉者於其逸有備所
以無患克勤是用終吉三推之禮廢則倉廩以之虛肆眚
之恩廢則簡書以之佚欽哉欽哉能事斯畢矣然則農功
可大農扈允臧以農爲本兮國有常令以農率下兮人知
向方亦旣奉宗廟亦旣備烝嘗一人垂訓兮萬國昌罔有
迷於日用于胥頌美兮聲洋洋

娥女泉賦

并序

泉在寧陽城南二里古老傳稱娥女美容色善歌舞度曲此地化爲泉生於巖石間垂灑如淚故云耳

水之裔巖之偏變彼娥女瀏爲沈泉伊昔巧笑淑靈穠華艷色頰唇發而寥亮素袖盤而掩抑故能傾北方掩南國超俗絕世神窮化極於是淒兮雨濕黯兮雲沈銷玉貌與紉質冶瓊姿及蕙心舞成水態歌入流音臉眇眇以波盡睂娟娟而月深觀其岸草翠積厓苔綺映列山光以泛灩懸樹色而涵靜引耀冰玉貞明石鏡能含上善之心不改

至柔之性若乃蠲祀典戒良辰蘋藻前奠笙竽下陳莫不
淋漓玉集滴瀝珠新聲嗚咽而成韻淚闌干而向人及夫
嚴風歲晚熾景炎節水壯河沈流枯海絕則必溫溜冬汎
寒光夏冽異黃泉之下冥殊流水之東閱噫化將云盡奚
假物而獨靈道或旣存苟得仁而何懟靡度可持安知榮
悴望神光兮水潛鑒化跡兮山閱攀杜若以誰與弄潺湲
而增思

上林白鹿賦

以君德至天珍
物充圃爲韻

仰彼元化稽乎典墳驗休徵於列辟知至理之有君遠方

圖物不寶旅獒之貢靈契潛感豈惟鳴鳳之聞降百祥之
昭晰和四氣之氤氲粵有奇獸言彰聖德賁然來思載白
其色才麇麇以呈貺不呦呦於野食謝仙家之騰騎歸御
苑而棲息於是上囿幽閒禁林清祕炯如玉立皎若霜萃
場町矐於池沙影光芒於山翠皇心愉兮德所感衆目駭
兮榮其至畫輻爲飾能隨太守之車緣續稱珍可薦王侯
之位且夫勁角昭勇縞色呈鮮應皇家之盛德當聖運之
承天足使殷帝之狼恥擅銜鉤之瑞吳門之馬慙當曳練
之妍其來也則天祚明德神推有仁故以奇質表瑞非爲

育珍其擾也則一人有道四海無拂故知以惠性舍和寧
將翫物宜其禎祥遠暢聖範光充保康功於勿伐彌大命
於無窮賦曰元化凝兮神功就瑞獸格兮充君囿質皜耀
以霜潔角淋漓而玉秀恥射兔於東遊笑獲麟於西狩惟
皇靈之介福固永命而何究

南有嘉魚賦

以樂得賢
者次用韻

惟帝王之應運孰無賢而能作雖道洽於唐虞尚翹翹於
林壑彼嘉魚之發興實思賢而共樂蓋風俗之盛衰以廢
興爲善惡惟魚在淵兮其跡惟深賢在野兮其道惟默植

忠信以自保俟休明而觀國屬王度之清夷復何求而不
得然後爲衡爲量是做是則成天下之亶亶定衆人之惑
惑國家化造往古政在求賢釣嘉魚在丙穴得奇士於滋
川故開闢之功作之於我太平之人匪降自天余是以知
玉帛之禮至矣嘉魚之詩大焉若乃日旰而食思彼賢者
念茲在茲誰與天下心不忘於寢處足流詠於風雅斯蓋
嘉魚之義故可得而述也

盧重元

重元官通事舍人

冲虛至德真經序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畧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

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
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
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元以爲黃老論道久矣代
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真宗則所諭雖多同歸於不了
所詮雖衆但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元遠遙指於太虛之
中道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
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
得意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
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

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於元理將
欲濟於舍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
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知此非欲指南儻默契
於希夷猶元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
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生死神無
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
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元契真者爲
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
性殉情則喪真是故隲支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

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生不祈名而棄寶故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求於名則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爲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故有而寶真真神無形心智爲用用有染淨凡

聖所以分在染溺者則爲凡居清淨者則爲道道無形質
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
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何也代
人但約形以爲生不知神者爲生主約氣以爲死不知神
者爲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感本溺喪忘歸
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逢矣故曰
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
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爲於
無爲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

李筌

筌自號達觀子官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

黃帝陰符經疏序

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采方術至
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以絳繒緘
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
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手灰滅筌畧抄記雖誦在口竟
不能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髻髻當頂餘
髮倒垂弊衣扶杖路傍見遺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

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
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道甲經云一
元六十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爲一周
六周積算一千八十歲年少從何而知筌稽首再拜具告
得處母笑曰年少顴頰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腦未
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知是吾弟子也然五
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冠杖端刺筌口令跪而吞
之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說陰符元義言竟誠筌曰黃帝
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

而爲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其殃識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包宇宙括九夷不足以爲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爲小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慳貪

愚癡風癲狂誑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
卑幼但有本者爲師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
二十紀河圖洛書云黃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算三萬六千
七百二十紀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算算盡奪紀紀盡
則身死有功德司命輒與算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
生矣每年七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千
二百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銷災害
出三尸下九蟲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也母語畢日
已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因袖中出一瓠令筌取水

筌往谷中盛水其瓠忽重可百餘斤力不能制便沈於泉
隨覓不得久而却來已失母所在惟留麥飯一升筌悲泣
號訴至夕不復見筌乃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飢至今能數
日不食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
母所說非筌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

郅昂

昂高平人與李華同舉進士

老人星賦

魯大夫登大庫觀上元端北辰以正象望南極之穹天辨

列宿之高映見丈人之獨懸色熒煌以奪目形皎潔而臨
邊候德至而浮彩副時和而應躔爾其元鳥司分蒼龍御
厯節春秋而隱見當丙丁而的皪且遺光以表慶亦應祉
而純錫故經曰其國泰其星明天垂象物與禎循晷度而
靡替順璇衡而則呈其座也一符帝者之一位其義也壽
契烝哉之壽名元武宵中偵西陸以凝質白藏氣杪直南
郊以散精夫有開必先無福不應若政事中律則嘉祥叶
證五緯分影而交朗九月騰華而吐孕此乃王澤宏天瑞
作恒星轉耀而同煥布景搖輝以相薄初昇穹昊月午而

孤燭猶然未映疏林夜久而圓珠未落景貺繁集靈機衆
夥臣望氣以敷奏君向陽而拱坐雖戩穀而自天實休徵
之在我驛芒下射滅草莽之飛螢紫燄旁融掩榆關之流
火老人彰矣成此乾文老人出矣贊此明君書玉牒以垂
範紀緡圖而播芬自古爲天官者莫不察時變紀殊尤唐
昧擅譽於南楚史佚專美於西周宋則子韋遐鑒鄭乃裨
竈深求殷馮縱眺識曹公之肇迹李邵凝目知漢使之將
遊余非曩昔之羣彥媿懵學於前修徒循甘石之遺旨願
獻祐而歸休

驪山傷古賦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夫爲國者當建宗社廣敷聲教尊其
威靈儼其容貌其惠也遠浹其仁也普渟言靜而可以底
綏言動而無所屈撓令四海惟精惟一俾萬人是則是倣
安有臨伐木而棄其斧將涉水而投其棹童子猶知其不
可況天下之龍豹初虎視八荒鯨吞六國攻必取戰必克
所往而梟其渠帥所敵而斷其銜勒起翦之功逞蘇張之
詐塞招星紀之南伐天街之北賞尉繚以爲忠讜誅文信
以爲殘賊將大寶而康寧謂神仙之可得一何壯哉及其

浮江沉壁登山紀石徵茅濛爲却粒之符遣徐市爲求真之客殫人力爲馳道鑄兵刃爲金狄方欲肆其暴露方欲窮其轍迹鬱興閭左之徭大起阿房之役亦所以坑其儒士亦所以燎其經籍聞祖龍而非寤逢巨魚而必射不知望夷之兆未覩沙邱之厄又何謬歟天降圖籙言勦其辜惡貫以盈禍胎必膺載鮑之氣俄徹夢神之應聿徂意靡察於太子尚勞師以備胡人且愍於蒙將我獨憐此扶蘇廢至尊之不烈任奸邪之逆謀將欲稱始帝而厯萬代卒宗滅而身屠王祿盡矣誰定其危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旣

同信於望夷安肯從於李斯生且替其遺命死徒華其塋
爲嗚呼驪山之隧其庸幾年上周五里下錮三泉罄珠璣
之布濩盡金石之雕鐫匠人勞而不償反生埋於鬼埏狐
兔穴而塵積牧豎焚而火連嗟拔山之壯氣成拱木之寒
烟享祀輟矣疇相恤焉百二之襟帶莫守數仞之邱墳巍
然何德之衰絕伯翳之餘業何力之競爲劉炎之著鞭枝
葉將落本必先顛茗折巢覆胡能卵全是知不有廢也後
王安得而處旃

蚌鷸相持賦

以洛城風
日爲韻

水濱父老以漁弋爲事常持釣緝荷矰繳旦浮漚澗晚沂
伊洛亂平激之磷磷步清流之鑿鑿匪咬魚以爲務將釣
國而爲託異戕忽而害生時自斃而方搏亦猶守兔者目
注於盧犬挾彈者志在於黃雀斬長鯨而四海宴如得巨
魚而千里饜若夫一舉而擒兩固功全而利博同不狩而
獲多齊不耕而自獲訝彼老蚌含胎孕明鵠是翔禽翼迅
體輕或依岸而開合或遵渚而飛鳴旣相遇於茲地亦相
殘於此生鵠以利嘴爲銛鏑蚌以外骨爲堅城鵠以蚌爲
腐肉可取蚌以鵠爲微禽可營鵠曰今日不雨必剖蚌之

腹蚌曰明日不出必喪鷸之精並相持而坎難俱莫知其
困并彼漁父聞而造曰危哉二蟲吾見爾命之將絕吾知
爾力之已窮胡不潛泳於深水胡不乘高於大風何故枯
駭於波際何故落翮於沙中乃攜以俱歸釋此雙疾利其
美用取其形質鷸有羽兮彩映華冠蚌有珠兮光照巨室
雖假物類以爲用誠亦辨說之良術莊生寓語於前古是
用廣之於今日

梓材賦

以理材爲器如
政之術爲韻

匠人度有山之梓相文本木之理旣因性而是度又從繩而

可擬故輪桷適任棟梁資始陰陽之體叶時隳括之形中
軌飾其象乃圖之以鳥獸諧其音必均之以宮徵苟可擇
於棧樸亦可殫夫杞梓徒觀其破擁腫斲瑰材攢節迸集
斜文洞開蜀柿落而雨足交灑郢斤運而風聲颺來伐之
丁丁負蹙狸之班首斲之橐橐碎空穴之青苔巧無匪制
庸無所施因心則達觸物能爲初會方以成矩乍投圓而
得規削斲同功準量成類方資剗剔之力乃作馨香之器
厥若選德以序辨官以位誠當正直而無頗亦何患乎綱
紀之紊墜小旣以此大無不如文公立號以化洽康叔省

功以慎儲仁義有常剛柔貴識其虛實寬猛相濟勤苦務
知其疾徐教在洽人茲於出令亦猶代大匠斲罕或不傷
其性俾夫來者式遵前聖且修短得喪亦奚其爲政森彼
灌木工則度之有倫有要念茲在茲展矣君子如何勿思
思不越乃心逸於人也明其采章於木也須其丹漆瞻濟
濟之榛楛懿彬彬之文質雖非班扁之竒妙敢獻斲輪之
良術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

垂象者元上昭乎天廡天駟體元者聖下列乎庾人校人

驥稱其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粵若乾道爲
良坤元利牝駒從渥水駿發中廬屈產貴其能鳴雁門多
其美脊豈止宗生冀北族施汧西而已哉自相士運其天
機孫陽明其骨性秦贊泣其前後許衛詳其毛色悲伐在
其股膺寒管議其唇齒麻朝訛其頰腋女厲辨其目眸昔
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平東鄰漢
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尺至我開元得之五輅備
敢問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
紀周制廋馬始頒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

皇吞并宇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脩甲兵崇飭戰馬至四十萬匹是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疲勞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傍隴右馴字之四十年間孳息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圉師敗官馬之教駘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上耕藉之明年命我邠公典斯馬政公齊其飲食視其良駑膾芻房涼網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生之德爰錫土田日碑善養之功真堪宰相即召

公入掌三事外司百揆調飪鼎實緝熙帝繇夷吾果理於
高傒咎單謚暢於伊尹帝曰若子邠之後亮采惠疇僉曰
元祐帝曰俞咨祐汝作小司空兼攷牧圉李公言成允令
才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夏載習載步穉之秣之疏穢
鎮浮受劑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才荷天之寵未可涯也
判官尚乘奉御長孫勗壽安尉賀蘭弼華陰主簿常冀並
心懸規鏡家韞賜書投刃靡全應機立斷侶昌門之驂乘
行翼聖仙偕子況之能官坐登卿相有原迓浦非大而何
雅所謂愷悌君子干祿愷悌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

邠土晚寒寧州壤甘涇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
公走馬之郊接非子犬邱之野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
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主之甘露第二劉義尸
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邵業監之岐陽第
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曾叡領之安
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昭戎射御
不違始終惟一又命朝散大夫都苑總監韋績總以統之
韋公敢行利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吏
躬親百爲攻特執駒禁羸驅蠶撫飢趣馬慰薦扈人陳損

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慢立封準以課其程均衆寡
以節其宜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曰善而筐蜃散而纓
纓除而茲翦而蓋皆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元黃抱公絕
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懷下如此欲辭福祿得乎人
從話言馬賴調豢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星尊祖
也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
然後時其出入偵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阜樾旌別淑慝
無相奪倫試言夫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驂綠
耳金喙騰黃騶吾吉光蒲梢啟服野廐娥鹿白蟻雞斯蜚

鴻母兒遺風騷裏茲白鐵離項王之騅符主之騶桓氏之
驄晉侯之駮魏公絕影唐國驕驕劉之的顧呂之赤兔其
狀則八尺之戎七尺之駉六尺之驕三尺之果下文臂花
肩陰脣白顛握跣作足昆蹄素懸縞形如練紫目如電有
駝有騾有駟有騊騊駼駼異羣驪駟亦分散如擣錦聚若屯
雲若乃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脣爲宜
桀肘爲減陽幹爲第方背爲闕廣水火又明城郭又張逸
躍翹陸趨趨跼顧陞馭齟草降阿飲沱騃而翔馭而走如
龍如彪或寢或叱羈至特立仰鳴俯噴威儀變態不可談

詳田事旣昭軍容大備有馬如此何憂乎戎由是判官長
上果毅都尉成公雅貞尹承順兼諸寮吏及四郡齊人八
坊長戶因雜然相與謀曰天子亭育我邠公覆露我李公
司牧我韋公喚咻我君臣同德其利博哉若不毛舉數事
指敕大較雖隸圉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
坊也其舊制褊狹多厯年所棟折榱摧隤牆填塹甘露先
置在九成苑外土良藁美不迨苑中今茲數公得請於帝
有詔令新保樂徙甘露所云剏葺許用正錢今則量抽掌
閑供飼國馬數內商摧納其資課迴給工人計一歲省庫

錢七百貫有奇以約財裨國其利一也甲令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墳盈春草先長便停藁穀俾逐川原計一歲減菽粟四千石箕秆三萬圍徠來年之用以隨時豫蓄其利二也八坊營田一千二百三十餘頃析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京邑則稅其生芻天旋洛師乃藏厥嘉實歲中收貯二萬五千石薪蒸倍之以安厖盡地其利三也又緣馬所須羈絆剪刷黼黻畚筴注藥灌漑之物义隄滌除之器比年皆旁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其用寢以承弊人多懼

憂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三十石升
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梃煩激情其利四也內
廢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
則必餒之艾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牾而後入之
以內癰起廢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王政焉何獨
師古始爲成憲則知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
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以事事無留從韋公之訓詞可
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里
克賦在垆之頌燕公篆監牧之作吾從二史臣之後安敢

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於島兮屢惟休徵君命臣力
兮庶績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
涇水之將兮多嫩草繚垣墉兮積芻藁天馬來兮從東道
羣紫驚兮駢綠蛇骨象奇兮歸帝家毛御風兮蹄踐雪舉
籟雲兮低噴沙旣伯旣禱兮無災害有駟有容兮眞沛艾
編身朱鬣兮又白顛晚影長鳴兮聲造天兮安匹兮龍爲
友吾君馭兮壽千年

崔頌

頌開元朝官荊州司馬

對大匠將改廳判

姚先意拜將作大匠以父曾任此官請改易廳
事坐處

先意夙傳餘慶生亦逢時章綬斯榮位崇多士箕裘不替
代掌百工韋丞相之高風鬱然繼軌顧侍郎之嘉植貽厥
有憑旣而事因地勢言從天爵雖於公府之間尚有私庭
之禮父子不宜同席古典有諸居官直欲易廳今則何稟
對夢得籬粟判

索和誠家貧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
鄉人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

索和中和產德純孝爲人親之所安類曾參之至性生無
所養同子路之嗟貧定省切南陔之心殷憂有北門之興
精誠所至動於鬼神吉夢有徵故茲靈貺遂使鍾盈積粟
自能貯於西籬庾得如坻無假事於南畝勳天地而降福
集人靈之休慶美劉殷之孝行再覩於茲伊索氏之鄉人
一何狂簡天之所賜不合納官告者誕詞固宜反坐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二目錄

邱悅

石佛銘

封利建

大唐睢陽郡柘城縣令李公德政碑

并序

王端

唐鐵像頌

羊愉

嵩山會善寺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六十二

目錄

姜立佑

對夷樂鞮鞻爲任判

對樂官樂司請考判

徐季鴿

屯留令薛僅善政碑

盧貽

對舉賢任選判

李希言

對墳樹有甘露判

對學琴不進判

韋良嗣

對賜則出就判

恭皇后哀冊文

孫會

蘇仙碑銘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二

邱悅

悅元宗時人著三國典畧三十卷

石佛銘

奉爲亡妣扶陽郡太夫人天水趙氏所造夫人故司列少
常伯仁本之女今左威衛將軍東都副留守諫之姊夫人
幼柔婉長賢明詩禮天然圖史暗合家君之爲相也特見
奇異常謂女師輔佐君子能循法度是稱婦德徙宅垂訓
多著才名斯爲母儀年七十七薨合祔京兆終天永奪泣

血無追唯托能仁用資冥果坎巖壁現真容因高製龕卽
空疏座東臨伊水百億津梁北走鼎門大千方便所願上
昇忉利功德證明晏坐耆闍神通無尋斯石不朽茲山永
固窮佛劫以長存拂天衣而無盡銘曰

彌陀得道四劫前莊嚴幽路百福先法身不朽山石堅昊
天罔極佛日懸

封利建

利建天寶十三載柘城縣令

大唐睢陽郡柘城縣令李公德政碑

并序

初利建之登於王畿也聞宋有柘城大夫隴西李公之德

能媚於神而和於人者久矣及是而與之差肩焉觀其

關一

字

揚關二

祇率訓典逾洒然而異之亦既詢事考言果於

入境知善邑老皆稱曰人之不安由黠吏肆暴政之不一

或亂法滋彰公下車視俗執轡遵途殫豕之牙府庭憚其

強項除馬之害閭井欣於洗心令修伍鄙之間理浹四封

之內莫言一朝之便皆務

關一字

身之功焉以爲豪右兼并

不均之所從也糾逖以裁制之孱弱轉移流亡之所起也

勞賚以安輯之登其孤終協其出入倉廩既實

關一字理關四

字人之居矣阜其財求明其利弊羣萃州處心安不遷士

既閒燕以詳求典禮農服畎畝而察時節用商安市井識

貿遷之利工守

闕一字

習辨功苦之宜是成人之事矣然後

設奸宄之禁制吉凶之禮廉讓興而奪攘寢故局鐫不用

長幼順而

闕二字

達故絃誦日聞莓苔蔓聽訟之庭蛸蠨網

思過之戶事無巨細必也躬親道有污崇於焉適衷牛刀

在握而窵卻餘地龍劒出匣而魑魅慙形到理聞其小康

滿歲稱其大賴邑自成於保障賦不域於蘭絲郡守檐冕

唯頒詔令遊士幣帛兼禮才賢

闕二字

下於琴堂譽已充於

輶傳以管子之術御下用平仲之心奉上莫不以石投水

若礪資金故道不虛行人仰攸堅勝殘去殺百姓稱仁焉

省徭薄賦百姓稱寬焉敬上愛下百姓稱順焉輕財重義

百姓稱廉焉信有長闕一使人之術寬肅宣惠之美寬所

以保闕一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施教也惠所以合人

也若此而不令聞闕一世者未之有也其或止灌壇之風

雨息中牟之災沴則理符闕二無得而書今太守越國李

公明照肝膽首加賞譽十縣之內一人而已子徒見能政

之所以成未識有開之所由然夫以理官暮九德柱天涼

重元

疑

武昭王之勤卹遠黎姑臧公之發揮餘

闕一

而不

澤流後裔寵集時賢者乎太翁雲將皇給事中常州刺史

與房元齡等十八學士曳裾秦邸可不謂文乎王父元道

皇尚書右丞隴州刺史

闕二

行已終始若一可不謂忠乎

昭考絳皇職方郎中滑州刺史不

闕三

克開後人可不謂

榮乎公名仲華字仲華以隴州之忠而納之以常州之文

闕之以滑州之

闕一

露知事君必

闕三

幼也

闕二

以從令

壯也

闕一

志而用令冠也和安而

闕二

曾謂成人矣加之

闕二

闕一

山

闕一

戢雲雨玉

闕一

千尋而潛伏珍奇

歟爰以闕二內闕一之年闕二擢闕一賈誼登朝之歲分

陝參卿以選授汝南郡錄事參軍振闕二凋章善瘁惡六

條隨其指顧八使任之耳目以清白上聞俾作宰於是邦

適名著於彼遽政成於此庶幾坐闕一廊廟廟闕一是闕五

員外丞鉅鹿魏崇仁故太師鄭公之曾孫也忠闕一有

闕一祖遺風問望允時賢攸屬丞王嶷沈潛溫克潔淨闕八

實膏梁人惟雋穎耆壽等華髮含光顛毛闕一齒闕一

督錄事等謹身稟命所奉竭誠惕槐檀之火遷惜桃李之

飡闕二日闕五光耿於人多矣闕一欲社而稷之尸而祝

之

闕一

或

闕二

期在他日姑務稱伐之典其庶銘勲之義

由是述旨於

闕二

假詞於

闕四

爲政如多方人利百倍故

天錫純嘏神應嘉生夫自足於躬不知日用之力從事於

此誠悟歲計之餘是用紀

闕六

以遵之以光昭

闕一

君之

令德迺作頌曰

隴山峩峩渭水湯湯輔我盛族今與代偕昌左轄之孫專

城之子誕守丕業今世繼其美分陝參佐汝南綱紀聲聞

于天今作

闕一

于輔

闕二

乘馬稅于株野此邦之人自天

祐者所祐何居茂宰綏之昔也股無胈今也足生蹇適歎

來暮旋嗟去思分勢駸駸高駕難關一千金關一字以立

關一 碣頌美關二 啟關三
字 字

王端

端開元二十七年官崇文館校書郎歷監察御史

唐鐵像頌

自我大師堅林示化不有像設人何以依小大之功蓋存
乎願瞻彼朔易有大像焉厥高羌而不可乎彌度則我前
太守盧君之所立盧君諱暉字子晃自尚書郎保釐我郡
張皇軍容簡而明慧而肅害必革利必興爰徙軍爰置邑

初闌闌飾招提遠者懷近者悅戈甲以理奪虜氣於塞外
童耄以樂被昨謠於域中然猶躬行屬縣求人之瘼相彼
村閭古多精舍往往陲陟而法鼓存焉或播或柞或鬱或
震莫睹筍簴之狀寧聞宮徵之音君曰咨時則有若黃耆
鮐背之老數百人隨車而請曰惟是衆多之金委於草莽
不敢散爲凡器以速戾實願合爲眞容以祈禔君曰善且
俾五臺沙門大端慮事樂施之力一惟百精誠之心百惟
一炭嶺屬爐谷呀人雲屯橐雷動黃白之氣竭青氣生焉
於是化天下之至剛爲天下之至柔以至柔入無間亦旣

成像復歸於剛衆奔走而觀之則三十二相備矣計功者
蓋莫知其衆寡徒駭其不日而成也度財者又莫知其少
多徒歎其不召而至也非我人心之歸於君君惠之及於
人何以能之是舉也可以觀政矣間一歲使臣以君政尤
異聞於帝帝用嘉之錫以束帛有由然也伊追琢之功未
旣而惠盧君遷於瀛田君至自靈誕敷至化纘戎前功爛
朗景彰飾道盡矣戊寅歲易人思邵父美杜母嘉願力謀
不朽是用託頌於端端文館之吏也敢不祇若頌曰

崇崇辟容法之尊兮優優庶政直而溫兮如茨如陵不騫

不崩福永存兮

羊愉

愉元宗時官左拾遺

嵩山會善寺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大師諱景賢菩提大通法允也本姓薛氏汾陰人世爲著
族容貌秀偉見者肅然幼而神明周覽傳記弱冠投心大
覺宿好都遣問道於

關一字

陽智寶禪師師言法王大寶世

傳其人今運鍾江陵玉泉次一佛出世亦難遭矣則星馳
駿邁而得大通發言求哀揮汗成血大通照彼精懇喻以

方便一見悟入罔然昭洗屬世議迫隘遠迹幽絕客居巴

峽三抗山中山尋霓谷無景豺虎搏噬毒癘蒸鬱而我歲

時宴居初無惱害豈

闕一字

爲之守而神靈保綏良可知也

久之廣大圓極悉心以獻大通怡然克荷相許付寶藏傳

明燈爲不讓矣時神龍

闕一字

歲也中宗聞風詔請內度法

衆仰德乞留都下大師雅尚山林迫以祈懇或出或處存

乎利濟化自南國被乎東京向風靡然一變於代蓋三世

諸佛意

闕一字

法印妙極之用言外之功不可得而聞也觀

乎萬形蠢蠢於黑闇千界熙熙於熱毒如來有以登大明

灑甘露雖相示寂滅而業遵龍象則我先佛法身湛然常住者矣始先祖師達摩西來歷五葉而授大通赫赫大通濟濟多士寂成福藏爛其闕一字門同波派流分景並照亦

東關一字之盛也嘻世相不實應盡誰留菩薩知時示同於

物開元十一年龍集癸亥歲八月在嵩山會善道場現有微疾沐浴宴坐神情儼然翌日而謝春秋六十有四雲山慘毒庭樹彫摧矧夫情靈痛可言也門人比丘法宣比丘慧獻比丘敬言比丘慧林等不勝感戀奉爲建塔迢亭艸赫出於嵩半主上追懷震悼賜書塔額署曰報恩存沒榮

幸山川光燭廿年又起身塔於北巖下永奉安焉若其積
微成著之勤乘定發慧之用堅剛勇猛之操大悲廣衍之
業率皆碑版所詳不復多載也

姜立佑

立佑開元朝官侍御史

對夷樂鞮鞻爲任判

甲爲鞮鞻乃以爲南方所習將訓之於人人以
爲非訴其有謬甲不伏

萬邦作乂同乎文軌百度爲貞崇其禮樂祖考來格神人

以和必四夷而克諧明庶土之交正國家一其區寓無思
不服歲覲有差方物斯備越裳重譯爰歸翡翠之縣大宛
久開攸聞汗血之獻故得鞮鞻是別聲律會同諭彼來王
昭其率舞擊石拊石歎入於予以雅以任義興詩頌泉魚
涵泳聽朱絃而屢昇雲鳳騫迴訓金奏而不去考都鄙之
所習順操土風混夷夏之聲塵以廣朝命各得其所無相
奪倫明九序之惟歌均兩階之無事甲之所訓亦無懵焉
人則未從其爲過矣且南方北方之樂惟禁惟任之名旣
人絕而路殊誠有條而不紊辨方正位允執其中明罰勅

法亦可不罔

對樂官樂司請考判

景任樂司博士教弟子難色五周成請進考所
司以不能發蒙教不進考不伏

和以人神文之金石所以發揮時政導揚國風惟景職在
伶倫克諧聲律笙鏞以間本歌頌而知音鐘鼓是陳謂鏗
鏘之在耳師也有教藝則不孤故得遠會生徒方來胄子
教成難色功正在於發蒙獎勸多方亦何疑於進考

徐季鵠

季鴿元宗時人

屯留令薛僅善政碑

開元二十年有勅將幸太原重巡潞藩上顧謂侍中裴光庭先擇才能俾宿儲供公以左拾遺膺是選也潞州八邑屬時不稔上下克辦實多宏益朝廷稱之公名僅字冲用漢御史大夫廣漢之後以儒術學業遂登三公直言諫諍退官終寵其後自沛居河代有不烈公七代祖辨後魏侍中汾陰武侯六代祖謙中書令涪陵元公英武忠肅魏書有傳曾祖範隋本州州都皇朝硤州刺史祖文度曹州刺

史父元儉溧陽鄞二縣令光州司馬並政理清白見重於
時公受天正性承家具美敦龐重樸負經濟大才優閑江
海紫薇令姚公黃門監盧公特奏有學有文身材拔萃起
家授洪洞尉刺史蕭瑗許以公輔之器羽林大將軍楊敬
述持節河西以才畧奏請充管記秩滿授江陽丞長史王
易從李朝隱以公清正直攝江陽江都海陵三縣令中丞
宇文融殿中侍御史咸廩業並引爲判官狀稱滑吏畏威
而破膽羣萌飲惠以息肩奏才學惟高公清特立公操斧
則伐拂鐘無聲淮海之間義風一變會有制命舉才高未

達沈跡下寮宏詞博識至公從正者上御紫宸殿親試親
考入拜獻替之司正議鯁詞多所獻納御史大夫李朝隱
屢有推薦竟無昇擢及公之出宰也以擅美對揚推能撫
字將化風俗且辭掖垣議者爲屈公無愠色躬親庶務朝
夕勤勞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二十一年人尤困餒公輸出
私米兼賑官糧徙死得生百餘萬計勅使少保充公深加
器異當朝談獎狼暴出境鹿馴於邑廣開郵閘大創廩倉
南填巨坑北防深水太原尹王公以殊政奏長史李植以
異能上七年在任無風雨霜雹水旱蟲蝗之害長史李公

又考其孤清耿介冰碧在懷乃居高平山業公與祕書監
賀知章中書侍郎嚴挺之虞部郎中褚光爲塵外之交嚴
稱云難進易退翺翔宇宙之間廓然不可得而見褚每云
暗與道合神超造化賀之篇翰往來精密公每讀古史及
聞時說有一仁一義一忠一孝者未嘗不慷慨涕泣絕薰
腥救窮急傲然獨得情智耿然君子稱之飄飄雲霄之氣
磊磊棟梁之骨方將出地絡以遐邁超天衢而高視十七
鄉父老崔亮臣郭全璧等五百餘人式刊善政季鴿作頌
傳於終古詞曰

我公兮肅英徽粹河汾穆崇闡我公兮深厥政稽邦典活
人命我公兮豁虛受洞羣友垂大久

盧貽

貽開元朝官侍御史內供奉

對舉賢任選判

得上封事人云吏部計選不得其才請命公卿
舉賢而任所司云知人之難恐不絕私非選士
之策

求賢審官分職揆務必資慎擇乃罔姦邪惟彼禮闈式蒸

髦士固宜品藻而無失夫何銓管而是昧所以懷山濤識
量蘊毛玠公方擇其琳瑯誰云非允刈乎杞梓孰曰謬賢
嗟爾伊人議乎取士類匡衡之述古多所引經同谷永之
上封獨將言事教隳邦典政敗豎儒且涉緣情殊非革弊
天官嘉選是曰司存月卿薦賢恐成離局

李希言

希言鄭惠王元懿孫鄂州刺史璲子開元中爲右金吾大
將軍再遷太子詹事

對墳樹有甘露判

楚州申殷賢喪親負土成墳甘露降樹芝草生
廬青鸞鎮集白鶴翔翔縣令張德以爲孝感刺
史欲旌表鄉人梁靜告國家祥瑞

楚州淮海北距江水南濱挹桐柏之遙源酌柴桑之遠派
人沐無爲之化家覃孝理之風殷賢志切茹荼誠深負土
故得靈芝三秀如馬如龍甘露載垂爲珠爲玉鳴琴邑宰
先以檢尋集竹州司欲加旌表但飡和飲德日用猶迷舞
鶴翔鸞天心有屬瑞允彰於周德孝因感於殷賢梁靜雖
陳還宜準此

對學琴不進判

乙學鼓琴於伶曹十日不進將撻之詞云未得
其數仰正斷

惛惛琴德先聖所營詠薰風以解慍歌白雪而成操士具
不徹國有其官將以盪滌放心發揚和氣不有君子其能
爾乎乙學安絃同宣尼之不進伶將執扑異師襲之下拜
已習其數又得其人聞諸禦寇之書是曰文王之操若伶
人子弟先父職官苟慢常以致尤遂飾詞以文過則櫝楚
之道何所疑焉

韋良嗣

良嗣天寶時人

對賜則出就判

甲賜則有司令其出就訴云未成

王者制義所以祿賢能人臣奮庸於是受錫命甲自天祐
實勞王爵大邦吉士小雅蓋臣崇其徽章假其禮物漢詔
求士寵錫惟重周官賜則命數未宏旣曰不如守官且能
辭不失舊密邇侯服公卿采地非成國之制無出就之義
魯叔孫之朝王賜之先輅鄭豐段之如晉受以周田豈可

比諸侯之撫封等功臣之就國薄言之訴誠謂有孚慎乃攸司寧宜假器

恭皇后哀冊文

維開元二十八年歲次庚辰月朔日寧王妃元氏薨於西京之第旋窆于某塋天未忘釁相次徂落其明歲十一月二十四日王薨在殯制冊爲讓皇帝且有後命追諡妃爲恭皇后蓋以王有讓統之實而妃有恭德之美所以考行追崇皆聖皇天倫篤愛有光於古先者也粵天寶元年五月乙巳朔十七日庚申將遷祔于惠陵王薨及葬凡爲七

月天子之禮也命侍臣敘以書冊其詞曰

皇矣有熊處乎元宮衣冠所在祇允無窮以武而興復于
土中以文始大元氣比崇禮侔周恪慶漸柔風展我邦媛
倫昭有融至靜委和如天克令莫莫中谷天天作詠黃纁
遵容素紗增映鹽圖閱史陰儀壺政帝寵元昆妃承累命
降家人之禮擬陰安之盛鵲巢化行人倫以正或幾望於
終古故守冲而益敬祥開夢兆服媚蘭蓀女延湯邑男受
推恩綠車齊軫綵戟盈門各稟柔訓常貽話言天授戩穀
無非審諦歸賄事凶毀臺成沴圓月忽蝕朝雲亦霽滅綵

韶陽收華邸第嗚呼哀哉魯宮未考津門遽哀帝以讓而
追諡后從夫而永陪綸輦暫舉璋瓚誰開用小君之備物
怨吾王之不來嗚呼哀哉娥輪半上蜃輅將移追雙旒兮
遲遲卷六衣兮披披青門一別兮不駐素漉旣濟兮相隨
入長陵之松柏顧漢苑兮參差司馬門兮纍纍恭后墳兮
在斯嗚呼哀哉

孫會

會開元二十九年官郴州太守

蘇仙碑銘

惟前漢蘇耽者長自郴邑稟之秀異幼則適野初因牧牛
桂陽之邱每遊虞芮之畔遂因有閑原之田縣人王懷步
田閒值羣鶴乃跪白其母潘氏曰忝在仙籙又逢真侶迫
以騏驥之便切以庭闈之戀兄橘井愈疾爲取給之資藥
苗蔬畦爲調膳之費有闕就養將昇上清遂留連堂戶出
涕如雨聳身而去莫知其所揮城郭以謝世乘羽翼於無
際且五雲之路縹緲難追而一郡之人瞻望何及皆相謂
曰蘇公以金骨邁俗瓊漿繕性能養其正不失其命亦猶
梅子真之去仙非關市卒成武丁之輕舉元由鄉人傳其

盛名布在方冊蓋殊倫矣及潘氏怛化之後仙公全以孝行棲于東山烟霧之中號哭不絕啼猿爲之酸切流水爲之嗚咽至若繫白馬於樹執慈母三年之喪所以竭哀戚之情也化赤龍爲橋感太守一弔之禮所以重桑梓之敬也當此之時近覩之難可得而見遠察之纔可得而辨豈不以貞氣有異囂塵無雜也且人之立身者一善則紀之一行則稱之猶與美談綽有餘裕况列仙是紀曠古莫儔將歸紫府之中相與赤松爲交向非餐霞契道外物全真其孰能至於此矣巨唐開元二十九年也特有明詔追論

俛佺俾發揮聲華嚴飾祠宅皎潔遺像似逢姑射之人氛
氲晚花何異武陵之境深院風灑松聲爲之淅瀝古壇烟
橫苔色爲之彬碧邑中耆艾喟然曰仙公之舊宅仙公之
靈跡華表猶在空山相對今荷皇恩遠及祀典克明請考
盛事皆願刊石時郴州太守樂安孫會文房之士也遂爲
之銘其詞曰

靈啟道融降生仙公無宗無上冥感幽通至者不學學者
不至莫知其然蓄踐神異孝悌是惇州壤是尊自藏於畔
孰是其根襄城之野仙公牧馬桂陽之邱仙公牧牛千古

一致比德同儔上清有命升元尅日永言孝思敬授靈術
既超世而離人復軫慕而哀親近賢者之喻夢表斯道之
通神獨蘊殊行高標衆真至哉仙公邃古無倫符守故國
載思載慕龍橋不留馬嶺如故徘徊塵跡髣髴雲步